

凡例

輿圖

卷之一

星野

卷之二

地理

卷之三

建置

卷之四

賦役

卷之五

禮樂

卷之六

事實

卷之七

秩官

卷之八

選舉

卷之九

人物上

卷之十

人物下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卷之十二

陽縣志卷之十

藝文志

德立功其次立言藻繪工而雕蟲之技繡虎之才
因之而闢靡焉榮地依山負河本中州三郡漢唐以
來爭雄據險遺跡極多而名人碩彥懷古登臨之作
美不勝收擇其尤雅者存之以資觀覽志藝文

唐中宗賜祭陽令盧正道勅碑

才行卓著清白有聞夙夜在公課最居首使車昇獎朕
甚嘉之增卿祿秩以褒善政勉勗最終始無替嘉聲

卷之十一
榮陽尹李公美政碑記

元趙箕翁判官

良吏之有益于國尚矣近民之官澤下尤切故賢智之
功用廉能之聲名率由是爲章章焉魯中牟之化及馴
雉卓密縣之蝗不入境是首心術之微有以致形氣之
應況夫含齒戴髮之民與蒙其澤豈能已于頌美之辭
者乎榮陽令李侯治邑之二年邑父老以狀來請曰吾
鄉自侯之來野無閒田市無游民幕無冗曹鄉無悍卒
計者不得盡其辭寔者不使預于役縣當汴洛之間
傳相望而向抑配供億哀歛迎送未嘗毫髮取于民

事亦以集但見五鼓鳴而侯坐琴堂矣吏秉燭挾
差以前手指口授唯諾就次畫簾閒暇執經論理暨監
縣達魯花赤木薛飛主簿李公明主簿張公文玉尉李
公元卿言議酬答寅恭協和若不以簿書期會介其懷
者昏星在南門立乘焉吏曰可退休矣然後從容上馬
去如是者不問風雨寒暑以故聽訟無旬朔之稽 憲
司摠府委屬交至而多多益辦吾儕小人受侯之恩不
知所出子汴客也願昇以言饒諸石始余西遊過滎陽
有田父饋漿遇余有禮氣親熙熙自得問之則曰吾滎

陽溫戶也前爲邑者毒我家索然矣今茲李侯蒞我納
租于其門無狼戾費責祇應于甲首無科養雞豚之擾
嚴禦盜賊爲蔓連不及明察板籍而賦役以均和買給
置不徒乾沒采薪公用不特徵求此其大較也吾子孫
在家庭兢兢習爲孝養惟恐侯之知其失此吾所以得
雍容沒老而喜爲往來者道也由是余得一見所謂李
侯其辭采之美政治之勤又有甚于曩聞者今父老之
請無乃謂余識侯于未至之初而得以公言紀之歟

快褒善進賢輒相之任書勸勸名史臣之責何待區區

贅辭乎雖然揚人之善好德良心或者采風之官轉以
上聞亦示勸當世之一助云爾侯名邦彥字世英洛之
曲周人其胄系出處之間後必有傳之者獨嘉父老之
意因緝所言以遺之

二仙聖女碑記

明許祿訓導

榮陽縣西崗之巔有祠曰二仙祠去縣二里許前後峙
廣武橫嶺之山左右跨索城五通之木祠建于斯者殿
宇嵬峩廊廡森嚴靈應如響蓋基國朝天順初創也因
未落成紀事未獲今年夏六月不雨縣令池陽沈公偕

闔邑僚屬謁祠懇禱卽日雲陰四合爲霖四野枯者反
榮民困大蘇感其靈欲刻石以紀之病始末未之知因
進廟主郎欽王鏞等詢其故同辭復曰昔年榮縣赤野
百里官僚靡神不舉無能爲民慰偶一日邑人米蒲年
未弱冠牧羊于斯忽有二女語曰世系山西壺關人此
有聖水鑿之可福汝一縣生靈蒲洩其語聞之縣令卽
鑿池焚香再拜以禱甘霖沛然大解時危遠近沾澤自
是四方尊禮愈至有求輒應而民尙怪其神異疑信相
半暨得至元宋渤碑文紫圍山有兩女樂姓世系壺關

人號曰冲惠冲淑學道此山了道而化臆如蒲聞
沈公得是之遺願請紀石垂悠久予時司訓榮庠辭云
克因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書曰鬼神無
常享享于克誠則二仙煉形修性絕離俗態羽化飛昇
其不界靈應久矣非誠至何以格之今我賢侯沈公一
叩卽應何其誠之至哉先正云有其誠斯有其神又云
至誠得天信夫吁勒斯石也非惟彰神之靈亦表侯之
誠而驗民之蒙其實惠也則今日侯之爲國爲民之心
又將與石同爲不朽矣而後之宰是邑者觀之寧不起

其爲民造福之實心誠謹爲記皆成化元年季春上澣
之吉

榮澤忠烈侯廟碑記

明 歐陽哲 墓

鄭州榮澤縣西有漢榮陽舊城距城西一里漢將軍
信墓在焉正統三年春三月制封信榮澤侯謚忠烈

廟墓前有司春秋祀之從鄭州儒學訓導郭明郁之請
表忠臣以勵臣節也自秦末豪傑羣起亡秦而楚漢
構兵以爭漢高既定三秦卽出關東擊楚項羽霸
當以累西陵漢惟茲榮陽京索之間實爲楚漢戰

是時楚兵強漢二年圍滎陽城急漢之謀臣武將
其不多也顧無策以出高于圍侯獨曰事急矣請誑楚
遂乘王車詐爲漢王出降由是高帝因得脫出羽怒燒
殺之夫以項羽之暴坑秦卒屠咸陽所過誅戮畧無幾
微顧惜侯固知詐必見殺也乃甘就死而不畏其殉主
之心亦何烈哉向微漢高必勢屈降楚項羽當亦憤
而甘心焉則漢事去矣雖蕭何爲漢守關中韓信張耳
爲漢屯趙將何所及乎漢高旣出圍卽如成臯以入關
收兵復出不二年卒斃羽而成帝業然則漢所以傳子

孫四百年社稷者皆侯力也其忠亦大矣世之議者謂
漢高卽帝位爵賞封卹不逮于侯又無一人爲侯推明
者皆以爲憾以余考之殆史氏之缺文耳漢高剖符封
臣雖雍齒之仇且不遺焉而何靳于侯耶其靳丁公曰
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獨不知已之所由以得天下
者乎明于彼而忽于此高豈其然與后過魏公子無
家且爲置守冢家而往來滎陽者數矣豈忘情于侯
蓋自史遷爲史記附侯事于漢高紀不爲立傳故若
者皆畧而不錄耳原侯之志直欲脫主于難初非爲

賢及身後覲也况楚漢雖雄未決漢之有成亦未可
者夫豈望報乎人所以爲侯憾者其亦忠義之心有所
激而然與夫爵賞之報在當時者逸于史而難稽推崇
之典在後世者緣于情而可爲嘗觀唐盧藏用所爲墓
碑謂縣令張奉先修治侯墓以其事上請而所司抑不
爲通慨然歎歷年數百莫有能表者宋周穎爲廟紀載
真宗贈侯太尉爲大廟宇而隨以記其制亦未備也洪
惟盛朝褒忠尚賢之意無間今昔凡忠臣烈士墓則樵
牧有禁廟則祭祀有時著在令式然若侯尙未旌異者

理固有待與茲因明郁有言適契上心所閱封謚廟祀
之制出夫千數百年之後顯榮盛大使侯之忠節益明
于世豈不有快于人心也哉後之爲人臣觀此當知所
勸矣制下知州林厚等奉命惟謹躬視役墓所廟旣成
會余至鄭州將過滎澤沈衡偕明郁徵文記之余因述
夫紀侯忠臣之大節朝廷報忠之盛典且以論著史氏
之缺與侯死之志以告後人焉或曰史載紀通以其父
紀成死事封平襄侯而成或卽信歟此蓋不可考矣時

大明正統八年春

重修佛姑洞記

明李恭教

樂陽西南有地曰城南有水曰五通河或謂鴻溝在焉
河則劉漢飲馬之所溝則漢項轍迹之界溝邊有巖穴
崔嵬名爲佛姑洞未審幾許巖西不數十步但有廢廟
址亦鞠爲荆棘瓦礫之場其洞與廟不知成于何代廢
于何時人亦不知其佛像湮沒于土中也洪武間忽值
雷雨大作巖穴傾圯時見巖中金光煥赫輝映林谷人
多驚異遂鑿開巖穴始見其洞得佛姑聖像三尊彌陀
佛像一尊人悉得以瞻依焉凡無子嗣者皆以祈禱有

應有子女者得以永護安寧達官長者無不尊奉仰武
茲非靈異有驗其能然乎天洞雖沒于土廟雖毀于兵
惟聖像巋然獨存于土中珍異服器亦無損毫末人以
爲是有神靈陰護必有重典之兆景泰五年春縣大夫
王公凱男韶世家滄州宦族也偕善知識因故址建殿
三間門樓一座周圍築垣樹木其殿樸不近陋華不過
修復佛姑聖像三尊丹青彩飾絢耀華好煥然畢新邑
治官僚皆捧香幣以展虔贊之儀豪宗右姓咸稽首爭
薦貨以佐營繕之費談者謂是殆有數而非偶